

海河上“最近”的双城

天津绝非海河流域最著名的城市，但 72 公里的干流皆在它的境内。

有人或者要这样问，“不是都称天津人是海河儿女吗，海河流域还有更著名的城市？我没有读过书，你不要骗我”。海河流域更著名的城市是北京。几朝古都，不是天津能比的。北京的城市母亲河是永定河，而这条永定河正是海河的一条著名支流，因其动荡不定，水患无穷，在清康熙三十七年，加固堤防，疏浚河道，并更名为永定河，寄托了皇帝美好的愿望。方今，海河水利委员会在考虑全流域规划和防洪标准的时候，天津、北京亦一并考虑。

天津和北京，虽然同在一个流域，但是彼此间的水路关系已极其微弱。乘一只船，就能彼此勾连，相互漫溯，几乎不可能发生在当代。但在古代尚有迹可求。如 1656 年荷兰使团，1793 年马戛尔尼爵士使团，1816 年阿美士德爵士使团，都经由海河，再至通州。

但如今，双城间的距离，已经被每 10 分钟一班、每班全程耗时 32 分钟的快速铁路缩短。但双城间的心理距离，绝不是 32 分钟。有一天，在北京昆玉河边遇到几个夜钓的老人——正如中国人最常见的那种聊天，自然绕到了房价。老翁调侃，“天津房价便宜，不如去找个天津老太太”，老妪正色，“天津房价再便宜，也不会去那种高不高低不低的地方，那还不如去云南丽江”。

光芒既为京师所掩，可天津却是主观幸福感极高的城市。昔日，《天津府志》云：“天津去神京二百里，当南北往来之冲，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，舟楫之所式临，商贾之所荟集，五方之民所杂处。”在很长一段时期，北京看天津——军事上，天津是北京的卫所和门户；外交上，天津是北京的底线和死线。在清末，双城间唇亡齿寒的体会尤甚。但天津看自己，则是“名虽曰卫，实在一大都会莫能过也”，是喝着可口可乐，拥有老龙头火车站和大清邮政局，见识过灯红酒绿的所在。而其他城市，如武汉则自况是“驾乎津门，直追沪上”，但在津、沪眼里，自然是不知有“汉”，无论魏晋。彼时，李鸿章在天津，张之洞在武汉，各督洋务，应是历史一景，虽不能挽大厦于将倾，良臣之胆识可以一窥。

天津的主观幸福感，即使在今天亦然。受限于城市本身的功能，天津没有超限的人口，保持着相对单纯的方言。天津话是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偏好。天津自成一格，可以在静园讲述末代皇帝的沉郁故事，也可以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。有人问我天津人的好，我答：就像空气，你很难发现，却，无处不在。

已是冬日。不知此刻，津城是否已海河封冻，白雪堆积。

2022